

從前衛到普遍的距離～「大地之歌」音樂會序文

「前衛」這兩個字要和台語歌曲連結起來，有點不可思議的感覺。不過用一個比較寬鬆的角度來說，藝術只要能做到「突破」和「革新」，就可以稱之為前衛。十年前我第一次回台灣開音樂會，當時的音樂會名稱是「斷層的台語歌曲」。前年我在台灣的第一個巡迴演唱會，定名為「醫心盜樂」。今年我開始了已經計劃三年的「大地之歌」巡迴演唱會，當我沉浸在台語歌曲音樂的世界裏時，其實從來沒有想過我的音樂是前衛的。因為無論是歌詞的文學性或者是歌曲的音樂性，對世界上許許多多其他的語言來說，這一個程度的歌曲只能算是普遍性的音樂。

「突破」和「革新」在哪裡？

以歌詞來說，壓韻本來是一個很基本的觀念，但是要台語歌曲壓韻就不是那麼容易，因為台語的詞彙已經被大家忘記的差不多了。所以歌詞的「突破」和「革新」其實就是把已經被遺忘的詞彙一個一個找回來。聽「大地之歌」的歌詞的時候，很可能歌詞會讓你覺得拗口艱澀，但是唸兩次之後忽然又感覺很容易習慣，這就可以說是在幾分鐘之內已經從前衛走到了普遍。

歌曲的音樂性比較困難一點，因為我在旋律方面最重要的一個目標，是想要脫離五聲音階。我們熟悉的台語歌曲基本上是五聲音階，要寫成西洋音階又要保持台語歌的鄉土味，一定會有互相矛盾的地方。不過幸好台語本身還具有其他語言不具備的抑揚頓挫，所以如果善用台語的語音，還是可以在西洋音階當中保留台語歌曲的鄉土味。

馬勒的「大地之歌」，西貝流士的「芬蘭頌」，只要是稍有涉獵古典音樂的朋友，都可以感覺到這兩首曲子所帶來的脈動，因為這兩首曲子掌握了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故鄉的大地。當「大地之歌」的心情遇上了「芬蘭頌」的精神就產生了創作屬於台灣「大地之歌」的動機。「大地之歌」系列用台語為城市寫歌，除了要在台灣的大地紮根，要讓台語歌曲很快的從前衛走到普遍，還有一個目標是要重建台灣人「共同語言的家」。

德國哲學家馬丁·海德格爾有一個「語言的家」概念說。他說「語言是存在的寓所」，也就是說共同的語言象徵一群人共同的家。本來台語應該是我們共同的「語言的家」，但是這個家已經不是當初自然形成的狀態，變成是另一個新蓋的房子旁邊的舊房子。新家越蓋越大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一個生活空間，而原本存在的「台語的家」卻遭到風吹雨打變得太簡陋。我希望台語「大地之歌」系列能夠成為重建老家的一塊磚頭，讓老房子也能夠成為一個舒適的生活空間。